



海峡原创精品
金凤凰长篇小说丛书

风眼

钟而赞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海峡原创精品
金凤凰长篇小说丛书

风眼

钟而赞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眼/钟而赞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9.1

(海峡原创精品·金凤凰长篇小说丛书)

ISBN 978-7-5550-1700-4

I. ①风… II. ①钟… III. ①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12180 号

海峡原创精品·金凤凰长篇小说丛书

风眼

钟而赞 著

出 版 人	林玉平
责任编辑	任心宇
出版发行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建东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	福州市金山浦上工业区冠浦路 144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90 千字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1700-4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11
第二章	27
第三章	42
第四章	52
第五章	64
第六章	75
第七章	89
第八章	100
第九章	112
第十章	123
第十一章	132
第十二章	144
第十三章	159
第十四章	168
第十五章	174
第十六章	182
第十七章	194
第十八章	205
第十九章	216
第二十章	226
第二十一章	233
第二十二章	242
第二十三章	252
第二十四章	266
第二十五章	276
第二十六章	283
尾声	294

楔子

现在，就让我带着你分别从海路和陆路走进我的家乡河洋。是的，我是畚族人，好客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固有的秉性。我们乐意把每一个善意的来访者当作最尊贵的客人，送上最好的食品、最美的彩带和最动听的歌谣。我必须事先声明，在河洋这片肥沃宽广的海垦平原上，并非只生活着我的族人，在洋的左右两侧的洋高和洋左，都是比我的族人聚居的洋里要大得多的村子，就算处于洋的最南端、拐过一个山脚就是海的洋口，也有七八十户人家，比起洋里要多上十来户。在米洋镇的镇域版图上，河洋的面积又要大得多了，它还包括围拢着河洋平原的葱葱郁郁的山区和散落在山坳林间的那些村落。我至今都没弄清楚重峦叠嶂里隐藏着多少个村子，哪些属于河洋，属于福宁县，属于闽东的其他县市，又有哪些归于邻省浙江泰顺县或平南县的地界。我只知道我们洋里背靠的广阔山区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叫北山里。北山里有一条大山谷，叫双坡谷，谷的东西两坡分属浙江和福建，两个村子夹谷而居，东面的叫东坡吴厝，归浙江省平南县石浦镇管辖，西面的叫西坡李厝，在米洋镇河洋村的版图之内。但人们习惯于把河洋的地域范围限定为河洋平原四周的四个村子，即使是米洋镇上的居民，甚至镇里的领导，他们在说到河洋时，脑子里第一时间出现的版图估计也不包含北山里的那些村子。

有关河洋与北山里的关系，我知道的还有一条山溪。它从双坡谷一路盘山绕林向东游走，沿途又汇聚了众多小山溪，到达洋里后山的青牛岗时突然掉头向南，而后纵身一跃，跳下二十几米高的崖壁，形成一个大水潭，这就是青牛潭。潭水沿青牛涧跌宕而下，临近山脚，又飞下一段高三五米的崖壁，形成一个略呈半月形的阔大水潭。那其实是一个不小的湖了，但我们却都叫它大潭。晴天，旭日或夕阳的光辉洒在水面上，荡漾的水波闪烁着鱼鳞般的金色光斑，它因此拥有了一个好听的名称，叫金水潭。而以



它为中心的这一带，就被称作金水湾，潭中的那一座狭长的小屿，叫金水屿。金水潭是我童年时代的乐园之一，每年夏天，一般是正午时分，伙伴们躲过大人的耳目，偷偷溜进金水湾，争抢着跑到潭边，三下五除二就剥下沾满污渍的短裤背心，“扑通扑通”跳进水里嬉闹。我记得那时的金水屿上长满了油绿柔软的草，还有两棵不知是哪个年代栽下的桃树，繁密而细瘦的枝条上结起的稀稀疏疏的青桃子，才牛眼睛那么大，就全填进了我们的肚子。当时，我们实在想不出该用什么来形容桃子的大小，有人说，也就牛眼睛那么大吧，大家恍然大悟一般，附和着喊：“对得很，就是牛眼睛，就那么大，就那么个样子。”我们当然想不到它日后真会被称作牛眼睛桃，并成了一种地方名优特产。对我们来说，除了享用青涩的果实，每年春天缀满桃树的粉色小花根本就引不起我们的兴趣。青牛涧两侧山坡上有的是形状各异、色彩斑斓的野花，不少花朵儿还能放在嘴里嚼，嚼出似甜非甜的汁液。那一碰就碎、又小又娇的桃花算得了什么？

看到这两树桃花，你就看到了临水宫。桃树、桃花和临水宫有什么关系呢？我是在后来才觉得三者之间应该有些关联，却又说不出所以然。而小时候的我不会想到这问题的，我只知道每年正月十五，家家户户都要备下酒席，请远远近近的亲戚来做客喝酒。各家各户的大门是打开的，也不分谁是谁家的客人，只要你走进来，主人就一定会盛情招呼你坐下来，喝几轮酒。酒席就成天摆在那儿，主人也候在家里随时准备招待客人。只有傍晚时分不行。傍晚，村里人要一拨一拨地带着鞭炮和燃香、红烛到临水宫放炮、点烛、敬香。其实从正月十三就开始了，各家的客人也大多正月十三就来了。但前两天在各自的亲戚家，不串门喝酒吃饭，只有正月十五这天，不论中午、下午还是晚上，也不分熟悉陌生，只要够酒量，或者不怕醉，你可以把全村六十来户的酒都喝个一轮两轮。那是一年中最热闹的几天，比大年夜还要热闹上几倍，人多呢，而且据说还要盘歌呢。白天夜里，三五成群地捉对盘山歌。一方挑起歌头另一方就必定有人应战，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直到哪一方再也想不出应对的句子，才算决出了输赢，却又从哪儿响起一道男声女声，接替失败者，于是又掀起新一轮较量。这样的场面我听奶奶说过，并没亲眼见到，不过直到今天，元宵节这一天各家各户办酒请客、到临水宫放炮敬香是不能免的。

正月十五的临水宫和奶娘菩萨，只属于洋里村。而五月十六的临水宫和奶娘菩萨是河洋四村共有的，四村要选出头人，各家各户集钱，筹办一场声势浩大的祈福活动。在我们那儿，这样的活动叫“做福”。喝福酒、看福戏、抬菩萨，是福事活动的三大项。把临水宫里里外外打扫干净，将经过一个雨季而泥泞不堪的小路重新垫上石子、铺上白沙土，福头们聚在宫前放炮敬香拜菩萨，替四村村邻祈求菩萨赐福，佑护一年四季风调雨顺六畜平安。临近正午，在露天的宽大院埕里摆上酒席，四村四五百户人家，每户派一个人喝福酒，就是四五十桌的酒席，一个个大喝大嚼又说又笑，场面喧闹热烈，每一个人都满脸油光发亮。倘若某些年头遇上特殊情况，比如前一年刮了大台风造成大灾，或是发生了猪瘟病鸡瘟病，福事就要办得更讲究。不但要喝福酒，还要请戏班唱戏，要抬着奶娘菩萨巡境。一支数十人甚至百来人的队伍，一路敲锣打鼓唢呐龙角加上鞭炮阵阵彩旗猎猎香火弥漫，簇拥着菩萨巡察四村，各家各户争抢着到菩萨的轿子前敬香放炮。最后把菩萨送到戏场，敬奉在正对戏台的高处一个事先搭好的神位里，接着一连串鞭炮爆响，伴随着几阵锣鼓，戏开演了。

从水潭的右岸到金水屿，再从金水屿到左岸，走的是碇步，各有十来齿，被凿成长方形的青石紧紧铆在溪床上，并肩排成一行。有谁在作文里把它们比作一队士兵，英勇坚定迎水而立，特受老师表扬，说这比喻好，特别形象。水流被碇步阻挡了一下，便显得有些湍急，那些爱冲浪的小鱼一群一群调皮地迎着急流跳跃。它们全身银灰色，因为太小，引不起我们去捕捉的兴趣，但它们冲浪的样子那么可爱，上学放学的路上，我们常常会在碇步上蹲下来，欣赏着它们的勇敢和调皮，弯下腰伸出双手想把它们捧在手心。手指才沾着水面，它们就机灵地散开了。

临水宫不大，单间单层的一座建筑，青石砌的墙基，黄土夯实的墙体，内外墙面都涂上赭红色。那时，外墙面的红漆剥落得厉害，甚至有好多大大小小的洞，因此我们才知道那是黄土夯的墙。屋顶用的瓦片和我们居住的房屋没什么不同，就是那种很普通的黑瓦，不同的是屋檐和屋脊，屋檐的四角翘起来，整座房屋就有了想飞翔起来的感觉，也让观看的人有了想飞翔起来的愿望。两扇门十分笨重，也不知道是哪种木材做的，特别沉，像我们这些小孩子两只手各推开一扇是做不到的。宫里正对着门的香案上



坐北朝南供着一尊女神像，即使在那大破牛鬼蛇神的年代，也有人偷偷地来到宫里，把宫内打扫一番，用青竹枝轻柔地拂拭去沾在神像头脸身上的灰尘，当然不忘再燃一炷香，三叩九拜后将香虔诚地供在香炉里。所以宫里的那尊女神像总是眉目清朗，慈祥而神圣。那女神，河洋四村的人都叫奶娘妈，或者叫奶娘菩萨，据说有求必应非常灵验，特别是求子嗣，一求一个准，要男就男要女就女。我长大后读到女神陈靖姑的神话，才知道这奶娘菩萨，她的俗名是陈靖姑，在福建浙江一带信众广泛，被民间视为妇女儿童的保护神。

还是说金水潭。潭水先是激烈冲荡了一番，飞花溅玉，白波翻滚，而后大概是体力耗得差不多了，不得不平缓下来。又从左从右各分出一股细流，左边一股绕行洋里村前经洋高至洋口，右边一股斜斜地流过一片菜园，穿过洋左，折转向南到达洋口。人们对于事物的命名总是很随意，这两条小溪，就叫作左小溪、右小溪。就如四村的名称，一个在东面的山脚下，按前后左右的方位，就是左边，所以叫洋左；另一个落在西边山脚，不叫洋右却叫洋高，据说是因为村里只有一个大姓——高姓。至于洋里和洋口，一个在平原的北端被三山夹着，另一个在海堤一端，再出去就是海了。左右小溪分走的只是一小部分的水，更多潭水不肯改变行进方向，环绕过金水屿，沿一条宽四五米的河道径直向南流淌，在接近洋口的地方与左右两条小溪汇合一处，穿过河洋海堤闸门入海。这才是最重要的一道水，我们都叫它大溪，它不声不响地滋润着整个河洋平原，一年两度把青青的秧苗滋养成黄灿灿的水稻，才有了河洋人的生生不息，烟火绵延。它也有疲惫不堪、衰弱得奄奄一息的时候，或者怒气冲天、汹潮激荡的时候，河洋四村人一定非常紧张，他们相信一定是自己做错了事，惹恼了上天和神灵，引来灾难和警示。隔年五月十六的福事办得一定特别盛大、隆重，不但要办一场酒席，还要请临水宫里的奶娘菩萨坐着轿子彩旗飘飘地各村巡察一圈，接受各家各户敬香烛、上红包，也一定要请一家戏班子，在洋高的高家大厝或洋左的王家大门头的场院里搭台唱戏，请奶娘菩萨和四村人一起看戏。

话说绕了，回头说去河洋的路怎么走。从县城到米洋镇，过去是一条盘绕过几座险峻山峦的省道。从中学到大学，我每次回家，乘坐时速三四十

公里的短途客运汽车咣啷咣啷地走了近两个小时，才总算到了镇上。现在近多了，当然不是县城或是米洋集镇搬了地址，而是因为有了高速公路。车从县城沿着一条与内河平行的河滨公路行驶了一段后，拐个弯穿过两长一短三条隧道，一下子蹿到了米洋镇。路短了，车轮又跑得快，从县城到米洋，四十分钟就搞定。从米洋镇上到河洋村，过去是一条坑坑洼洼的乡村公路，到了梅花岙口就断了，然后是两侧两条沿着山脚七拐八拐的泥水小路，一条到洋左再伸向洋里，一条伸到洋口。去洋高，则直接跨过横在河洋平原正中的那条塘沽就到了。那一条坑坑洼洼的乡村公路，前几年借高速公路建设的机会，拓宽了路面，改造成宽阔平坦的水泥公路，直达洋口埠头。在河洋四村中，比起百来户的洋左、洋高，洋口不算什么，但因为公路直通村子，前些年下海挣钱的人多，便热闹了起来，洋口人也牛气了起来，还打算把河洋村部迁到洋口。当然，洋高和洋左是不肯的，镇上也觉得不合适，所以闹了一阵，也就没了后文。

这是陆路，从海路走，有两个方向。从县城方向出发，沿着刚才说到的河滨公路一路走到头，就到了岐角码头。岐角码头早在几百年前就很有名了，在规划图上它的名字叫岐角港，据说早在清末就被西方列强看中，要在这儿打造一个通商口岸，后来终于没建成，原因不甚了了。它的位置恰好在闽浙两省海岸线的交界点上，而且有一片广阔绵长的内港，是南来北往大大小小各类船只的中转站和补给站，也是旅途中的逍遥港和台风季节的避难所。一个港口带出了一片繁荣，很多人到我们的县城，第一感受一定是，这儿吃的玩的花样特别多，东西特别贵，市民特别追时尚好享乐。船来了，是从县城开往邻省石浦镇的班船，每天来往一趟，上午八点出发，下午四点到达；另一艘从石浦镇出发，对开，起始时间一致。大约行驶了一个小时二十分，到了洋口埠头，中停十来分钟。想快点，本来可以坐快艇，半个小时就到了，钱要贵一些；但米洋镇通高速公路后，坐车比坐班船便宜，比坐快艇更便宜，生意做亏了，开快艇的只能改行。就算班船，乘客也是越来越少。原先从县城到石浦镇之间只在河洋洋口中停，现在沿岸稍大一些的村子也要靠一靠，想多带几个客人，时间却也耽误得更厉害，人们便更不爱坐了。

你已经来到河洋，这就是我的家乡。它有一片广阔的良田，让我们的



先人和我们、我们的子孙得以安身立命，也让一代一代的河洋人对上苍的眷顾和先人的福泽充满了感恩。在上中学之前的十多年中，我一直躺在它和暖的怀抱里。那时的我对它实在说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我甚至没弄清楚它应该是整个河洋，或者仅仅是窝在平原最北端山脚下的那个小村子——六十来户人家，有着和其他几个村不同的民族身份，有着属于自己的语言和歌谣。它叫洋里，不过是河洋的一部分，不太起眼的一部分。

只要看一眼这片绿了又黄黄了又绿的广阔稻田，你就相信，河洋是一个多么让人热爱的地方。有了这千亩洋，就永远不会饿死人。“祖先英明啊！”站在村口的合婚岩上，奶奶常常会没来由地发出这样一声感叹。我第一次似懂非懂地听到奶奶发出感叹，才六七岁，对于祖先这个词语没有太深的理解，最多就想到我的太爷。战争年代，河洋四村很多人成了烈士，然而四村人说起革命烈士，第一个一定是我的太爷，甚至只说到我的太爷，好像四村就只有他一个烈士。从小我就知道奶奶每隔一段时间，会上米洋镇里领一笔钱，每到过年，镇里村里的干部都要到我家坐坐，说几句问候的话，在墙上贴一张带日历的领袖画像。而我的爸爸，一个只读过两三年小学的农家孩子，之所以被安排到县里的农药厂工作，就因为他是太爷在族谱里的唯一孙子。小时候的我常常会在伙伴们面前多一份荣耀感，就是因为我有一个革命烈士的太爷，尽管那时我的脑海里完全没有太爷的概念，更不用说有什么印象了，因为早在我出生前三十五年，这个世界就没有了他，一个叫雷忠可的人。

太爷牺牲于1936年，那年他虚岁二十三。据此可以推算出他出生于1914年。历史书中，那是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处处兵荒马乱、灾祸横行，处处是流离失所、饥病交加的难民。而躺在东海之滨这处内腹宽阔的港汊里的河洋依然延续着千百年来的平静安宁景象。正值农历六月，广袤的河洋一派金黄，清凉的海风一阵阵吹来，掀起层层稻浪，空气中弥漫着谷粒成熟的清香。人们已经在筹划开镰的日子，考虑着收割与抢插秋秧的人手安排。如果不是遭遇了一场台风，这个时节的河洋应该是欢喜的、热烈的、忙碌的。台风来得实在有些突然，前一天正午，天空还是湛蓝如洗，一碧千里，午后吹来几阵潮湿而凝重的暖风，也不知从哪儿就飘来大

块大块的灰色云团，围追堵截着蓝汪汪的天空和明晃晃的阳光。“要刮台风了！”人们念了一句，一团阴影落进了心里。夜里，风变得急躁起来，一阵紧跟着一阵，越来越用力吹打着门窗、屋瓦、村前村后的树林。先是“沙沙啦啦”一阵，间隔了一会儿，又是“沙沙啦啦”一阵，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沙沙啦啦”的声响越来越重。这个夜晚很多人没睡踏实，“吱呀”一声，有谁起床，点亮煤油灯，探开窗户往外察看。

要刮台风了！人们在不安与焦虑中迎来第二天。灰蒙蒙的天空看起来就像一幅巨大的水墨布幔，稀释得不太均匀的墨汁在布幔上漫漶、流动，配合着一阵紧过一阵的风雨，似乎要将那丝丝缕缕、团团簇簇的黑色墨线、墨块向大地延伸，整个河洋承受着沉重的压力。成熟的水稻被风呼来唤去，无助而痛苦地摇头晃脑。竹枝树干纠缠碰撞的声音，屋顶的压瓦石滚落的声音、瓦片互相挤压的声音、门窗被风拉来扯去的声音，闹得人心惶惶。该收起的，该加上苫席压上石块的，该钉上铁钉压上木条的，都收拾好了，剩下的事，就是揪着心看着、等着、默默祈祷着。

风终于疯狂了起来，撕扯着一切被撞上被揪着的东西，把瓦片、石块抛起来，把扯断的树枝抛起来，把密密匝匝的水稻压下去，又揪起来，揉扯一阵又压下去。雨点像发狠的铁豆“噼里啪啦”地砸下来。不过一个时辰，路面变成了一道道小溪，小溪变成了一条条水龙，咆哮着冲向河洋。就在这风狂雨骤的台风之日，洋里雷族公的屋里传来女人撕心裂肺的凄惨叫声。族公在七八步长的过道里焦躁地来回走动，又在门前或窗前停下来，十分紧张地瞟着门窗的缝隙，充满了探询的渴望。接生婆在呼喝，边上帮忙的三五个女人在大声说笑，生产的女人在惨叫。终在吵吵闹闹中，爆发出婴儿清亮的哭声：“哇——”“生了生了，生了带柄儿的……”有女人抢着开门，向族公报喜。幸福像一根粗重木棒击中了族公，他的脑袋一阵晕眩，双腿一软，“扑通”地跪了下来，连磕三个头，嘴里念着对天地和祖宗的感恩，又急忙忙爬起来，抬脚就要往月子房闯。一边的长年陈阿赔拉住他，说：“东家，这月子房进不得，犯冲呢！”族公才醒悟过来了，催促着阿赔赶快让厨房煮蛋酒，然后转身奔进另一间屋子，打开床头的木柜，掏出装钱的小木箱，抓出一把又一把银圆。手里抓着银圆的雷族公终于回过神来，他得计较计较。该给接生的上善嫂多少呢？三块吧！用红纸包钱



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又抓了两块银圆添进红纸包里。还包了一块的红包五个，这是为在月子房里帮忙的女人还有长年阿赔夫妇准备的。

这时便听到谁惊恐地大叫一声，片刻的沉寂过后，月子房里一下子慌乱起来，女人们大呼小叫，声音尖锐而吓人，有人已经哭出声。族公知道出事了，慌忙中不顾一切冲进月子房。一帮人手忙脚乱，边哭边叫，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生产的女人一点一点地安静下去。

都是这台风闹的。

几天后，当台风劫掠了河洋心满意足地销声匿迹之后，火辣辣的太阳又回到蓝得发眩的天空。人们费了更大的精力收割倒伏浸泡在水中的、沾满泥巴的、谷子发了芽头的稻株，一边沮丧地计算着伤心的收成，一边就说到了族公阿婆难产的事。

这孩子命硬，得寄在乞丐人家养，要不铁定活不长。

那只有阿赔了。而且他女人刚生了个女孩，奶水也是不成问题的。

.....

对太爷出生时场景，我的大脑里已经形成了定型画面。我第一次听村里的老人说到相关的一些情况时，这样的画面就已经形成了。那刮台风的景象，显然是我曾亲眼见过的某个台风或多个台风的综合体。1914年夏季的这场台风对于河洋来说不算是值得特别记住的灾事。县《水利志》倒是记载了，却只有一句话：“1914年7月18日，大风暴雨，庐舍毁坏，粮田漂没，河洋受灾尤重，收成大减。”没死人就不算大灾，至于洋里族公的女人，我的太太婆，她死于难产，与台风无甚干系，顶多也就是受了风雨的惊吓吧。但是对于生下来就失去了母亲的太爷来说，这场台风却成为一个永远抹不去的胎记。人们说，这个人是带着风雨来的，他这一辈子大概是要掀起一些风雨的。有关这类说法，总让人觉得有迷信的嫌疑。迷信也罢，科学也罢，有些事本就叫人糊涂。比如说我的太太爷，我就一直有些奇怪，他怎么就只生养了太爷这么一个儿子呢？他可是洋里最殷实的人家，有水田二十多亩，山地一百来亩，光田租地租，一年能攒下不少的钱粮；家中还雇着一个长年打理家里家外田里地里的伙计。这样的家景，就是在河洋四村，也是排得了上上位的。而且，据说他前后娶了两房女人，也都狠着劲给他生儿生女，怎么就只有太爷这一棵独苗呢？老人会说，那就是一个

人的命，一个人命里注定的东西，是改变不了的。太太爷也请算命先生算过，命里本是没有儿女的，所以儿女生一个夭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摔下坎儿，爬起来拍拍屁股，一点事儿也没有，太太爷的孩子一摔下去，就再也爬不起来；别人家的孩子闹麻疹，出痘发热，捂几天，也就没事了，太太爷的孩子闹麻疹，捂了几天，把气息捂没了。又有还在肚子里的，说掉就掉了。太太爷的第一个女人，就是生产时没挺过来，孩子没保住，自己也撒手去了阴曹地府。第二个女人生产时还是没挺过来，不过总算把孩子留住了。太太爷怕呀，找算命先生，先生教了他一招，给孩子取个恶名吧，就叫短寿儿，以毒攻毒，幸喜能长寿。太太爷还是担心，又听了长辈的意见，要找个卑贱人家，把孩子寄养了，冲冲孩子与生俱来的霸气、娇气、贵气。放在谁家呢？当然是阿赔家了。洋里六十来户人家，集中了畚家雷蓝钟李吴五姓，其中雷是大姓，几户姓钟姓蓝，两户姓李，一户姓吴；就阿赔，姓陈，独一家汉姓人家。当时，洋里村来了两个蓬头垢面的青年男女，衣裳破烂得都遮不住身子。那男子大概是扛不住饿，摇摇晃晃就倒在村口，女人的哭声、狗的叫声把洋里村的大人小孩都引来看稀奇。人们喝住狗，七嘴八舌地问着猜着，便有老人说，快把人扶到院子里，谁去煮碗粥来，先把人给救醒了。族公走过来，问了些情况，思量了一会儿，对几位老人说，收留了吧，住呢，祠堂边的披厦清理清理，可以住人。这当然是件好事，而且大家也知道族公家需要个长年，阿赔夫妇便在洋里住下了。事后问起怎么就流落到河洋，阿赔羞愧地笑笑，说是家乡遭了大灾，逃难，一路打零工乞讨着走过来，就落在这儿了。问起家住哪儿，不说地名，只说很远，跨了好几个省。这阿赔不过二十五六的年纪，眉眼间透着机灵，做事利索，人们便猜疑他的来路，猜疑的结果便是有些闲言、有些不安。也就几个月的时间，人们便把这些闲言这些不安给扔掉了，阿赔两口子又勤快又实在，又肯帮助人，哪家有事，都爱搭一把手。阿赔女人叫水英，很快就和村里的女人混熟了，阿嫂阿婶地叫唤、亲热着，却又总顺着别人的意思，让人喜欢。来时就怀了身子，两三个月后，那肚子就挺了起来，转年生了个姑娘，取名叫翠云，一家子就算在洋里扎下根来。

我不能再这样没完没了地啰唆，毕竟我要讲述的是闹革命的太爷。



太爷的革命生涯确切的起始时间应该是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春二月。不过发生在民国十八年也就是1929年入秋后的一场强台风，我却不能不说。正是这场造成巨大灾难的台风和由此引发的重大变故，扭转了太爷的人生轨迹。

这一年，太爷十六岁。十六岁，标志着太爷是个成年人了。而就在族公为太爷办了十六岁成年酒后的两个月，一场可怕的台风劫掠了河洋。秋台风是很少见的，一旦刮起来，就一定不是小台风。它的风眼特别黑，黑得让人心里发抖。

台风是我们的熟客了，每年都要来串门一两趟甚至多趟。要是哪一年没刮台风，人们似乎还觉得有些不习惯。刮台风之前，云层的变化十分丰富，有经验的长辈往往根据云层堆积情况和色彩的变化，来判断台风的风力强弱、降雨多少、登陆时间和登陆地到河洋的距离。他们说，每一个台风都有一个风眼，那风眼越黑，风雨就越猛，灾害也就越大。

第 一 章

那是一个阳光炽烈的夏日，一场盛大的宴席在洋里雷家祖厝大院埕里铺排着。族公在桌间穿梭着向客人劝酒敬酒。今天是他的独生子雷忠可十六岁生日。河洋米洋一带，男孩长到十六岁，都要置办几桌宴席，请来族里三两位德高望重的长辈和孩子的舅父、姑父、姨父和代表舅父、姑父、姨父的表哥表弟们来喝一杯酒，这是纪念、庆贺孩子终于长大成人。洋里雷族公这孩子养大成人实在不易，所以没有人会怀疑，雷族公一定要大大操办这件事，办得盛大、体面、热闹。主桌设在祖厝大厅后间，单独一桌，上首是一个身材彪悍的四十来岁的男子，脸膛宽阔，却眉细眼小，又不太恰当地吊着一个大鼻子、安着一张阔大嘴巴，身上一套灰色制服，皱得厉害，又严重褪色，让人怀疑是捡了别人淘汰下来的旧物。他叫何五，县保安大队驻河洋分队分队长。何五自然不是他的本名，大概就是排行老五的意思，但大家叫顺了，也就不再关心他的大名。至于保安分队，四村乡邻嫌多一个字麻烦，当然也是为了讨好抬高何五，从来就省略了那个“分”字，叫保安队。保安队驻洋口，在洋口埠头边建了一个筒状的，下半截青石墙、上半截青砖墙的怪模怪样的楼，村邻们顺口就给取了名字，叫桶子楼。墙上开了很多小窗口，采光通风，兼作瞭望、射击之用。这就是保安队的碉堡。洋口是河洋和周围十里通往县城的最重要的水路码头，也是县城货物进入河洋进而向其他地方流转的道口，同时还是邻省平南县沿海一带各村镇与本县人员货物往来的一个中转站。保安队在这里设站驻兵，理由很充分，不过说是一个分队，其实也就是一个分队长加五个兵。雷族公举杯向何五敬酒时，何五正豁着大嘴用筷子去挖被塞住的牙缝，也没见怎么动静，一碗酒已经倒进胃里。酒碗放下时撞着一支筷子，筷子弹了起来，斜斜飞向左手位上的河洋巡洋社社长王天平。王天平伸手一抓，一边笑着说：“何队长真厉害，喝一碗酒也藏着暗招。”其他人也笑起来，跟着说几



句逗笑恭维的话。坐在何五右手位的年轻人不笑，也不插话，不怎么动筷子，看他神情，似乎有点厌恶，又有点寂寞，显得很不合群。年轻人二十二岁，脸上有一颗明显的黑痣，像一只苍蝇落在唇角，对那张俊朗的脸影响不大，倒是增强了人们对整张脸的印象。他是洋高大东家高大华的二少爷高宏宇，前些年被送到县城读书，他阿爸本是想托人给他在县衙里谋份公差，哪知事情一拖再拖。高宏宇等不住，河洋初级小学校董王天平上门一邀，他甚至没认真想一想阿爸和王天平之间的齟齬，就答应了，惹得大东家很是生气。有一段时间，父子俩不相往来，高宏宇就住在被改装为学堂的王家祠堂里。不过父子毕竟是父子，有什么疙瘩也不能长长久久地别扭着，高宏宇认了几回错，说了几番理，高大华的心锁也就打开了。洋里雷族公家办喜事，给高大华下了红帖子，又登门邀请过一回，高大华不能不去。他是个不愿上普通人家做客的人，尤其是去洋里畲家做客，恰好二儿子在家，便让他代替自己出席。

照理，高大华应该让大儿子高宏含作代表。这高宏含是个浪荡家伙，好赌，又爱拈花惹草，没少生事，让当老子的花钱费心思又丢面子，高大华甚至都不爱用正眼瞧他。高宏宇就不同了，这年轻人待人接物有礼有节有进有退，言谈举止得体，虽然才二十二岁，在河洋和周边一些村子里已留下了一些名声。很多人家——当然是家境不错的，穷人是不敢做这样的奢望的——都想把自家的女儿说给高家二少爷。对其中的几个，高大华还是挺满意的，但高宏宇总是表示谈婚事太早。而且，他的那位浪荡哥哥也还没成家呢。那高宏含倒是喜欢过好几个女孩子，家境不错的，对方不愿嫁，家境不好的，高家看不上，就一直没说上一房合适的媳妇。

比方说那一次，高大华去县城办事，却先后两拨人来家里找事。一拨是高大品和他的三个兄弟。这高大品与高大华是同个太爷传下来的，不知道是太爷偏心，分家时给儿子的财产多寡不均，还是高大品的爷爷一辈出了赌徒烟鬼花柳客，反正到了他爸这一辈已经是本家侄子高大华的田客，自家没几分田，只好向高大华租田耕种赖以养家糊口。

高大品四兄弟在高家大厝厅堂里又叫又骂，很快就有许多村邻围过来。叫骂些什么，骂的人故意含含糊糊，听的人却全明白啦：高宏含把高大品三弟的媳妇王菊英给睡了。

论辈分，高宏含得管这女人叫婶，管这女人的男人叫叔，这不是乱伦吗？

高大品三弟媳妇前年刚过门，是洋左王老满家的阿妹，有些骚，说是在父家做阿妹时就招惹过男人。和高宏含的事，也不是一次两次一天两天，也不是土里的萝卜不见天日。土里的萝卜到了时间也是要长出绿油油的茎叶，所以他们的事没有几个人不知道。

但高大品他们怎么就闹起来，又选了这么个时间？有知情人说，这高宏含当初沾上菊英时，高大品四兄弟没声张，他们逼着高宏含立下字据，他可以找菊英，但高大品四弟娶媳妇的开销要高宏含负担。高宏含一贯是遇到事不管三七二十一都先应承下来。问题是高大华不待见这个儿子，家里的钱财高宏含除了顺手摸一些，一般沾不到边。高大品明里暗里和高大华谈过，老家伙却装聋作哑不管不顾。没辙了，闹吧，闹一闹，或许能闹出些名堂来，没名堂至少也要泼他一盆脏污，便宜让你白占了，哪有这样的好事？

高宏宇却不知道这其中的奥秘，想去问问大厅里出了什么事，长年婶拉住他说：“丑事呢，别去打听。”“这事和我家有关系？”长年婶却不说。一再问，长年婶挡不住，就把事儿说了出来。高宏宇不急，想了想，吩咐长年婶叫来高大品，说：“你觉得这事有趣呢，还是脸上有光？你觉得这样闹是丑了你家还是丑了我家还是丑了整村的高家人？高宏含就那样一个人，谁会把他的事和我阿爸扯在一起，会指着我家的长辈小辈说这说那？而别人会不会指着你们脊背说话，想必你想得到也听说了吧。”高大品没话说，就把当初和高宏含协议的字据拿出来，说：“白纸黑字，上面有高宏含和我们的拇指印，你们不能不认账。”高宏宇不屑地瞥了一眼字据，说：“谁都想得到，这字据一定是你们逼迫高宏含立下的，这逼迫的证据能说服谁？即使上衙门公堂也不见得有用。我的意思，今年给你们几家减收一成租，减收的部分就算是为四叔办婚事出点力。我算过，不弄大排场，也就差一小部分，你们家办事，自个儿不能不出点，让人笑话。”高大品愣了愣，欢喜的笑便堆满了脸，连声夸高宏宇，神情语气尽是讨好的意思。高宏宇挥了挥手：“就这样办吧，阿品叔你去把那边的事理清楚了。”

事后高大华责怪高宏宇自作主张，不能丢了面子还贴钱。高宏宇却说：